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二十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七回　滴翠亭楊妃戲彩蝶　埋香冢飛燕泣殘紅

下一回▶

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，忽　　院門響處，只見寶釵出來了，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。待要上去問着寶玉，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，因而閃過一傍，讓寶釵去了，寶玉等進去關了門，方轉過來，尚望着門洒了幾點淚。自覺無味，轉身回來，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。

紫鵑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，無事悶坐，不是愁眉，便是長歎，且好端端的，不知爲了什麽，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。先時還有人解勸，或怕他思父母，想家鄉，受委曲，用話來寬慰解勸。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，竟常常如此，把這個樣兒看慣了，也都不理論了。所以也没人去理，由他悶坐，只管睡覺去了。那林黛玉　　着床欄杆，兩手抱着　　，眼睛含着淚，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，直坐到二更多天，方纔　　了。一宿無話。

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，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。尚古風俗：凡交芒種節的這日，都要設擺各色禮物，祭餞花神，言芒種一過，便是夏日了，衆花皆卸，花神退位，須要餞行。閨中更興這件風俗，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。那些女孩子們，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，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，都用綵線繫了。每一顆樹，每一枝花上，都繫了這些物事。滿園裡繡帶飄飄，花枝招展。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，燕妬鶯慚，一時也道不盡。

且說寶釵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紈、鳳姐等並大姐兒、香菱與衆丫鬟們，都在園内頑耍，獨不見林黛玉，　　春因說道：「林妹妹怎麼不見？好個懶丫頭！這會子還睡覺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你們等着，等我去鬧了他來。」說着，便丟了衆人，一直往瀟湘館來。正走着，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，上來問了好，說了一回閒話。寶釵回身指道：「他們都在那裏呢，你們找他們去。我找林姑娘去，就來。」說着，逶迤往瀟湘館來。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，寶釵便站住，低頭想了一想：「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，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，嘲笑不忌，喜怒無常。况且黛玉素昔猜忌，好弄小性兒的，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，一則寶玉不便，二則黛玉嫌疑，倒是回來的妙。」想　　，抽身回來。

剛要尋别的姊妹去，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，大如團扇，一上一下，迎風翩躚，十分有趣。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，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，向草地下來撲。只見那一雙蝴蝶，忽起忽落，來來往往，將欲過河去了。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，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，香汗淋漓，嬌喘細細。寶釵也無心撲了，剛欲回來，只　　那亭裡邊嘁嘁喳喳有人說話。

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，蓋在池中水上，四面雕鏤槅子，糊着紙。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，便煞住脚，往裡細　　，只　　說道：「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，你就拿着。要不是，就還芸二爺去。」又有一人說話：「可不是我那塊！拿來給我罷。」又聽道：「你拿什麼謝我呢？難道白找了來不成？」又答道：「我已經許了謝你，自然是不哄你的。」又　　說道：「我找了來給你，自然謝我。但只是那揀的人，你就不謝他麼？」那一個又說道：「你别胡說。他是個爺們家，揀了我們的東西，自然該還的。叫我拿什麼謝他呢？」又　　說道：「你不謝他，我怎麼回他呢？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，若没謝的，不許我給你呢。」半晌，又　　說道：「也罷，拿我這個給他，箅謝他的罷。你要告訴别人呢？須說一個誓。」又　　說道：「我要告訴人，嘴上就長一個疔，日後不得好死！」又　　說道：「嗳呀！偺們只顧說話，看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　　見。不如把這槅子都推開了，便是人見偺們在這裡，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。若走到跟前，偺們也看的見，就别說了。」

寶釵外面　　見這話，心中吃驚，想道：「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，心機都不錯。這一開了，見我在這裡，他們豈不臊了？况且說話的語音，大似寶玉房裡紅兒的言語。他素昔眼空心大，是個頭等刁鑽古怪東西，今兒我　　了他的短兒，『人急造反，狗急跳　　』，不但生事，而且我還没趣。如今便赶着躲了，料也躲不及，少不得要使個『金蝉

脫壳』的法子。」猶未想完，只　　「咯吱」一聲，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，笑著叫道：「顰兒！我看你往那裡藏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故意往前赶。那亭内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窻，只　　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趕，兩個人都唬怔了。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：「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？」墜兒道：「何曾見林姑娘了？」寶釵道：「我纔在河那邊看著林姑娘在這裡蹲著弄水兒呢。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，還没有走到跟前，他倒看見我了，朝東一繞，就不見了。别是藏在裡頭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故意進去，尋了一尋，抽身就走，口内說道：「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。遇見蛇，咬一口也罷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心中又好笑：這件事等遮過去了，不知他二人是怎樣。

誰知小紅　　了寶釵的話，便信以爲眞，讓寶釵去遠，便拉墜兒道：「了不得了！林姑娘蹲在這裡，一定聽了話去了！」墜兒聽說，也半日不言語。小紅又道：「這可怎麽樣呢？」墜兒道：「便　　見了，管誰筋疼，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。」小紅道：「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。林姑娘嘴裡又愛尅薄人，心裡又細，他一　　見了，倘或走露了，怎麽樣呢？」

二人正說着，只見文官、香菱、司棋、侍書等上亭子來了。二人只得掩住這話，且和他們頑笑。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，小紅連忙　　了衆人，跑至鳳姐前，堆着笑問：「奶奶使喚做什麽事？」鳳姐打諒了一回，見他生的干淨俏麗，說話知趣，因笑道說：「我的丫頭今兒没跟進我來。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，要使喚個人出去，不知你能幹不能幹？說的齊全不齊全？」小紅笑道：「奶奶有什麽話，只管分付我說去。若說的不齊全，悞了奶奶的事，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是那位姑娘房裡的？我使你出去，他回來找你，我好替你說。」小紅道：「我是寶二爺房裡的。」鳳姐聽了笑道：「噯喲！你原來是寶玉房裡的，怪道呢。也罷了，等他問，我替你說。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，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，那是一百二十兩，給繡匠的工價，等張材家的來，要當面秤給他瞧了，再給他拿去。再裡頭床頭上有一個小荷包，拿了來。」

小紅　　說，徹身去了。不多時回來了，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，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來，站着繫裙子，便赶來問道：「姐姐，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？」司棋道：「没理論。」小紅聽了，回身又往四下裡一看，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，小紅上來陪笑道：「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裡去了？」探春道：「往你大奶奶院裡找去。」

小紅聽了，再往稻香村來，頂頭只見晴雯、　　霞、碧痕、秋紋、麝月、侍書、入畫、鶯

兒等一羣人來了。晴雯一見小紅，便說道：「你只是瘋罷！院子裡花兒也不澆，雀兒也不喂，茶爐子也不弄，就在外頭逛。」小紅道：「昨兒二爺說了，今兒不用澆花，過一日澆一回罷。我喂雀兒的時候，姐姐還　　覺呢。」碧痕道：「茶爐子呢？」小紅道：「今兒不該我的班兒，有茶沒茶，休問我。」　　霞道：「你　　聽他的嘴！你們別說了，讓他逛罷。」小紅道：「你們再問問，我逛了沒逛？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。」說着，將荷包舉給他們看，方没言語了。大家走開。晴雯冷笑道：「怪道呢！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，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了。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，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，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！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箄不得什麽。過了後兒，還得　　呵！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，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箄得。」一面說着去了。

這裏小紅　　說，不便分証，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。到了李氏房中，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。小紅上來回道：「平姐姐說，奶奶剛出來了，他就把銀子　　起來了。纔張材家的來取，當面秤了給他拿去了。」說着，將荷包遞了上去，又道：「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：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，好往那家子去的，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他怎麽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？」小紅道：「平姐姐說：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。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，雖然遲了兩天，只管請奶奶放心。等五奶奶好些，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。五奶奶前兒打　　了人來說：舅奶奶帶了信來了，問奶奶好，還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。若有了，奶奶打發人來，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。明兒有人去，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。」

話未說完，李氏道：「噯喲喲！這話我就不懂了，什麽『奶奶』『爺爺』的一大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怨不得你不懂，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。」說著，又向小紅笑道：「好孩子，難爲你說的齊全，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。嫂子不知道，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之外，我就怕和別人說話。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，作兩三截兒，咬文嚼字，拿著腔兒，哼哼唧唧的，急的我冒火，他們那裡知道？先是一作：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麽着，我就問着他：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？說了幾遭纔好些了。」李宫裁笑道：「都像你潑辣貨纔好！」鳳姐道：「這一個丫頭就好。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，聽那口角就狠剪斷。」說着，又向小紅笑道：「明兒你伏侍我去罷，我認你做女兒。我一調理，你就出息了。」

小紅　　了，「撲哧」一笑。鳳姐道：「你怎麽笑？你說我年輕，比你能大幾歲，就做你的媽了？你做春夢呢！你打　　打　　，這些人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媽，我還不理他呢！今兒抬舉了你了。」小紅笑道：「我不是笑這個，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，我媽是奶奶的

女兒，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。」鳳姐道：「誰是你媽？」李宮裁笑道：「你原來不認的他？他是林之孝的女兒。」鳳姐聽了，十分咤異，因說道：「哦！原來是他的丫頭！」又笑道：「林之孝兩口子，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。我成日家說，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，一個天聾，一個地啞。那裡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！你十幾歲了？」小紅道：「十七歲了。」又問名字，小紅道：「原叫紅玉的，因爲重了寶二爺，如今只叫紅兒了。」

鳳姐　　說，將眉一皺，把頭一回，說道：「討人嫌的狠！得了『玉』的便宜似的，你也『玉』，我也『玉』。」因說：「嫂子不知道，我和他媽說：『賴大家的如今事多，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，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。』他一般的答應著。他饒不挑，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。難道跟我必定不好？」李紈笑道：「你可是又多心了。進來在先，你說在後，怎麼怨的他媽？」鳳姐說道：「你這麼著，明兒我和寶玉說，叫他再要人，叫這丫頭跟我去。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？」小紅笑道：「愿意不愿意，我們也不敢說。只是跟着奶奶，我們學些眉眼高低，出入上下，大小的事兒，也得見識見識。」剛說着，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，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。小紅回怡紅院去，不在話下。

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，次日起來遲了，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，恐人笑他痴懶，連忙梳洗了出來。剛到了院中，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昨兒可告了我了不曾？我懸了一夜心。」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：「把屋子　　拾了，下一扇紗屜。看那大燕子回來，把簾子放了下來，拿獅子　　住。燒了香，就把爐罩上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往外走。寶玉見他這樣，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，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，還打恭作揖的。林黛玉正眼也不看，各自出了院門，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。

寶玉心中納悶，自己猜疑：看起這樣光景來，不像是爲昨兒的事。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，又没有見他，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處了。一面想，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。只見寶釵探春，正在那邊看鶴舞，見黛玉來了，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。又見寶玉來了，探春便笑道：「寶哥哥，身上好？我整整的三天没見你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妹妹身上好？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。」探春道：「寶哥哥，你往這裡來，我和你說話。」寶玉說，便跟了他，離了釵玉兩個，到了一棵石榴樹下。探春因說道：「這幾天，老爺可曾叫你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没有叫。」探春道：「昨兒我恍惚聽見說，老爺叫你出去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那想是別人　　錯了，並没叫的。」探春又笑道：「這幾個月，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。你還拿了去，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，或是好字畫，好輕巧頑意兒，替我帶些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這麼逛去，一作：無此字城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，也没見個新奇

精緻東西，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，没處擱的古董。再就是紬緞、吃食、衣服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誰要這些。怎麽像你上囘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，眞竹子根兒的香盒兒，膠泥垛的風爐兒，這就好了。我喜歡的什麽似的，誰知他們都愛上了，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原來要這個。這不值什麽，拿幾百錢出去給小子們，管拉兩車來。」探春道：「小廝們知道什麽？你揀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，你多多替我帶了來，我還像上囘的鞋做一雙你穿，比那雙還加工夫，如何呢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你提起鞋來，我想起故事來了：一囘各抄本均作：那一囘穿着，可巧遇見了老爺，老爺就不受用，問是誰做的，我那裡敢提三妹妹三個字！我就囘說是前兒我生日，是舅母給的。老爺　　了是舅母給的，纔不好說什麽的。半日還說：『何苦來！虛耗人力，作踐綾羅，做這樣的東西。』我囘來告訴了襲人，襲人說這還罷了，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：『正經兄弟，鞋蹋拉襪蹋拉的，没人看得見，且做這些東西！』」探春　　說，登時沉下臉來道：「你說，這話糊　　到什麽田地！怎麽我是該做鞋的人麽？　　兒難道没有分例的？衣裳是衣裳，鞋襪是鞋襪，丫頭老婆一屋子，怎麽抱怨這些話，給誰　　呢！我不過閑着没事作一雙半雙，愛給那個哥哥兄弟，隨我的心。誰敢管我不成！這也是他瞎氣。」

寶玉聽了，點頭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。」探春聽說，一發動了氣，將頭一扭，說道：「連你也糊　　了！他那想頭，自然是有的，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。他只　　這麽想，我只管認得老爺、太太兩個人，别人我一概不　　。就是姊妹弟兄跟前，誰和我好，我就和誰好，什麽偏的庶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論理，我不該說他，但他忒昏聵得不像了。還有笑話兒呢，就是上囘我給你那錢，替我帶那頑耍的東西，過了兩天，他見了我，也是說没錢，便怎麽難處，我也不理論。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，他就抱怨起我來，說我攢的錢，爲什麽給你使，倒不給　　兒使了。我聽見這話，又好笑，又好氣。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。」正說着，只見寶釵那邊笑道：「說完了，來罷。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，丢下别人，且說體己去。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？」說着，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。

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，便知他躲了别處去了。想了一想：索性遲兩日，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。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，錦重重的落了一地，因歎道：「這是他心裡生了氣，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。待我送了去，明兒再問看他。」說着，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。寶玉道：「我就來。」等他二人去遠，把那花兜了起來，登山渡水，過樹穿花，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　　桃花的去處來。將已到了花塚，猶未轉過山坡，

只　　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，一面數落着，哭的好不傷心。寶玉心下想道：「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丫頭，受了委屈，跑到這個地方來哭。」一面想，一面煞住脚步，聽他哭道是：

花謝花飛飛滿天，紅消香斷有誰憐？

遊絲軟繫飄春榭，落絮輕沾撲綉簾。

閨中女兒惜春暮，愁緒滿懷無釋處。
手把花鋤出綉簾，忍踏落花來復去。

柳絲榆莢自芳菲，不管桃飄與李飛。

桃李明年能再發，明年閨中知有誰？

三月香巢已壘成，樑間燕子太無情！

明年花發雖可啄，　　不道人去樑空巢亦傾。

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風刀霜劍嚴相逼。

明媚鮮妍能幾時，一朝飄泊難尋覓。

花開易見落難尋，堦前悶殺　　花人。

獨把花鋤泪暗洒，洒上空枝見血痕。

杜鵑無語正黃昏，荷鋤歸去掩重門。

青燈照壁人初　　，冷雨敲窻被未温。

怪奴底事倍傷神？半爲憐春半惱春。

憐春忽至惱忽去，至又無言去不聞。

昨宵庭外悲歌發，知是花魂與鳥魂。

花魂鳥魂總難留，鳥自無言花自羞。

愿奴脇下生雙翼，隨花飛到天盡頭。

天盡頭，何處有香坵？

未若錦囊收艷骨，一抔净土掩風流。

質本潔來還潔去，强於汚淖陷渠溝。

爾今死去儂收　　，未卜儂身何日喪？
儂今　　花人笑痴，他年　　儂知是誰？

試看春殘花漸落，便是紅顏老死時。

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！

寶玉　　了，不覺痴倒。要知端詳，下回分解。